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第八十五回 雲總管大義討劉廣 高知府妖法敗麗卿

話說希真等正收兵回猿臂寨，忽路遇一彪人馬，忙著人探看，原來正是苟桓。因希真下山，放心不下，深恐有失，便教范成龍、劉慧娘鎮守山寨，自己領了二千人馬前來接應。當時見了，俱大喜，一齊渡過蘆川。劉廣扶了劉母的靈柩，麗卿親自押了阮其祥，又將一乘轎子抬了劉麒。真祥麟把阮其祥老小的首級結在一處，並高封的家私，一總抬上山來。苟桓吩咐搭起廬廠，停了劉母的靈柩。劉麟將劉麒送入後堂將息。當日將劉母棺木打開，屍骸尚未變壞。哭得個劉廣死而復甦，選用香湯沐浴，另換一具好棺木，鳳冠霞帔收殮了。希真傳令合寨軍士盡皆掛孝。請苟英主治喪事。劉廣要碎副阮其祥祭劉母，希真道：「高封那廝必來報仇，待提了高封，一同祭奠。」便將阮其祥監下。劉廣謝了眾頭領，又特向真祥麟、麗卿拜謝道：「此行實是委屈了將軍與賢甥女，皆劉廣之罪。」劉廣一番悲傷辛苦，不覺筋瘡又發，去醫治將息。希真將高封家私一半收入庫內，充作軍餉，一半分賞眾頭目嘍囉。

次日，希真升廳對眾將道：「我等打破城池，高封那廝必來報仇。他不打緊，我只恐雲天彪來。這人智勇超群，難以輕敵，須勇猛上將統領前部，那一位肯當此任？」話未說完，只見屏門後跑出陳麗卿來道：「爹爹要出兵打仗，孩兒願做前部先鋒。」希真道：「我兒。你雖有些武藝，且在帳下聽候軍令，先鋒你做不來。先鋒不全是武藝。也要省得戰陣上的事務，性靈機警，隨敵應變。你這個性子，如何去得！」麗卿道：「爹爹時常說起先鋒的勾當，孩兒聽都聽熟了，那個是陣上學會的。但不信，孩兒做這一次與你看。」希真未及口言，只見真祥麟上前稟道：「告稟主帥：此番破沂州府。實是虧殺姑娘，功勞最大，此次先鋒理合委他。」麗卿道：「可知是哩。爹爹想：你要孩兒做粉頭，我都依了；我只不過要做個先鋒，爹爹都不許我，教孩兒如何氣得過？」眾人都道：「小姐英雄無敵，做先鋒正當其職，求主帥便委信牌，我等都願奉讓。」希真道：「我兒，既是眾位將軍都保你，你須要小心在意，軍務重事，不是作耍，休要挫我的銳氣。非是為父作難，你須知用兵之時，賞罰最要緊。我此刻同你是父女，一領了信牌，照公辦事。你萬一違了軍法。我也救你不得。莫說是你，便是眾位將軍，都是我至交弟兄，當用兵之時，亦是如此。不然，他們何故推我為首，坐這第一位。」麗卿道：「不勞爹爹吩咐，孩兒都省得，斷不違軍法。萬一違了，爹爹只管處治。就是犯到了斬罪，爹爹也不必哀憐。若是畏刀避斧便能長壽，生起病來不死人了。就是陣上一刀一槍，山高水低失陷了，命裡注定，爹爹也休記掛。爹爹且把先鋒事務付與孩兒。」眾人見麗卿這般說，無不稱羨。希真見麗卿如此決烈，亦甚歎息，便捧過信牌付與麗卿，又吩咐些話，當廳參授了前部先鋒。麗卿領了信牌。希真又命真祥麟為前軍左翼，劉麟為前軍右翼，明日便同麗卿下山，往嫩煌南首下寨，等待高封。苟桓道：「恩公教前軍下寨，為何不據守蘆川，卻緊靠嫩煌，何也？」希真道：「高封不知兵法，又不受雲天彪節制，報仇心切，必先渡蘆川。誘他過來，邀擊最便。先擒了高封，便好一心對付雲天彪。今若守定蘆川，不過敵人攻我不進，勝負未定，相持日久，靡費糧草，不是勝算。若是天彪一人掌兵，我早把住蘆川了。」苟桓聽了，甚是拜服。

當晚眾頭領酒筵暢敘，席上說起可惜壞了李飛豹這籌好漢，大家都歎息不已。麗卿笑道：「你們早對奴說了，須不做出來。」劉廣道：「雲親家處，我已修下一封書，備極苦衷，差一能言舌辯的心腹人寄去，求他不可發兵。」希真道：「你如此雖好，卻未必濟事。此人忠義如山，必不肯殉親戚之情。此事實是虧了孔厚，我已差人去如此如此，勸他也來聚義，不知他肯否。」

不說次日麗卿等領兵下山紮寨，且說沂州城內文武官員軍民人等，嚇得心膽碎裂，誰敢出頭。直待天明，不見響動，那西城防禦使萬夫雄，方才點兵上城，把各門都關了，查拿城中，恐有餘黨躲匿。那護印的推官，率領夫役，撲救了餘火。孔厚稟請報官，安撫百姓，休教驚惶。那推官問道：「這伙賊兵是那一路？」孔厚道：「他劫牢救了劉麒，打殺白勝，搶去劉婆的棺材，怕不是劉廣被逼情急，結連了猿臂寨的賊兵，乾出這事。如今太守又不在此，相公速發通稟，一面移咨景陽鎮總管，預備征剿。」推官道：「孔目說得是，我也道必是這些鳥男女。」當時查點：拱辰門殺死守門軍官軍士五□多名，被傷未死者□多名；牢裡節級牢子，並太守心腹人，俱被殺死；各囚犯除白勝身死之外，其餘都乘機越獄逃脫；太守官衙上下，主僕男婦，俱遇害，衙署家私俱遭搶劫燒燬；兵馬都監黃魁，西安營團練使李飛豹，俱陣亡；阮其祥遭擒，全家被害；萬俟春、萬俟榮兄弟，同莊客親隨，共三□餘人被殺，又殺死賓客二□餘人，房屋被燒，家財被劫；王小二客店內被劫去錢財，殺死萬俟春家人一名。公人軍士陣亡者，四百餘人。其餘百姓人家，都無傷損。倉庫錢糧，亦俱不動。那推官查點畢，叫押司書吏疊了文案，繕發文書，通詳都省，移咨景陽鎮，迎報高太守。

卻說雲天彪正設法要救劉母、劉麒，不得個計較；又差人到龍門廠神霄雷院，探得劉廣一千人不知去向，甚是驚疑。那日中元節，景陽鎮上也有幾處鬧盆會，天彪派軍官彈壓。半夜後，報東北上有火光，望去似在沂州府城裡。天彪登高望時，吃了一驚，對左右道：「我望這火光中有殺氣，定是兵火。」急差探馬去打探。比及黎明，各營汛塘房，雪片也似報來道：有賊兵直陷沂州城焚掠。天彪大驚，便傳令點兵。少刻，探馬回來，報稱是猿臂寨的兵馬攻破沂州，殺死官吏，劫牢放火，搶劫倉庫而去。接連沂州推官的公文也到，拆看時，方知是陳希真、劉廣勾連猿臂寨，攻城劫獄。天彪勃然大怒道：「是非曲直，朝廷自有公論，鼠輩焉敢造反！」就傳號令起本部軍馬，征討猿臂寨，剋日興師。忽報劉廣遣人下書。天彪愈怒，將來人喚入。見書面上寫著「雲親家」字樣，天彪大怒道：「背叛之賊，與你何親！」將書擲於地下。來人道：「家主並不敢造反，只因……」天彪喝道：「休要巧辯！他攻破國家禁城，殺死朝廷命官，搶劫倉庫，怎說不是造反？饒你性命，寄信與他，趁早伏闕請罪，或有生路；如再執迷，官家便是他親爺，也恕他不得。」喝左右將來人叉出去，更不容分辯。書信把來毀了，便吩咐那兵馬都監小心鎮守，防青雲山賊兵乘虛再來。自己使點標下指揮、防禦、團練、提轄，共發馬步官兵三千，大刀闊斧往猿臂寨進發。

未及半路，後軍流星馬追到，報說都省有緊急火牌到，並有青州馬陘鎮總管魏虎臣回來。天彪吃了一驚，便取火牌來著，上寫道：

「檢討使賀仰景陽鎮兵馬總管雲天彪知悉，照得奉制置使札開：據沂州府知府高封稟稱，已革防禦使劉廣，窩藏在逃奸民陳希真，膽敢為青雲山盜賊內線，煽惑勾連，同為鬼蜮。該總管雲天彪，與劉廣係兒女姻親，難保無容隱偏護情弊，合請撤回等因。據此覆查：雲天彪容隱偏護，雖無實跡，然究與劉廣姻親，理應迴避，未便在青雲山左近駐紮。查有青州馬陘鎮總管魏虎臣，堪與對調。為此飛檄魏虎臣前往更替，所遺馬陘鎮缺，著雲天彪迅即前往接任，一面咨請樞院付。牌到，即便遵照，毋違！」

天彪看罷，歎道：「我豈肯如此！高封鼠子把小人待我。」便傳令收兵。天彪心腹人諫道：「相公既已出師，且待擒了劉廣，豈不白了心跡，又減例高封那廝的口。」天彪道：「爾等不知，陳希真足智多謀，料事如神。我如今去征他，一時難滅，曠日持久。萬一勝他不得，那時無私有弊，一發吃他們口實。況且近日軍官們多不遵上司約束，紊亂紀律，我豈可效尤。魏虎臣夤緣高俅，到此地步，又沒才幹。他與高封兩人，若去征猿臂寨，必死於陳希真之手。卻無故害了這些兒郎，可歎。我有個外甥祝永清，他從五郎鎮調補此處，將次可到。他□三歲時，我曾見過他，近聞得他□分英雄了得。可惜我已去了，又不能與他相見。」眾人無不歎息。

候了兩日，魏虎臣到了。天彪便將兵符印信都交割了魏虎臣。那魏虎臣問起地方情形，天彪將方略要害，軍民俗風，說了一番。虎臣又問道：「此地每年出息何如？」天彪變色道：「總管差矣！天彪為一方大將，替朝廷鎮守封疆，只曉得有賊殺賊，無賊安民，從不省得什麼是出息。總管既論出息，何不做商賈去？」說罷，起身便走，也不告辭。虎臣滿面羞慚，心中甚是懷恨，對左右道：「這人如此不通世故，日後必遭大禍。」天彪次日束裝，起身赴青州去。景陽鎮的軍民人等，那裡有一個捨得他去，家家焚香，戶戶祖餞，扶老攜幼，直送出三□里外，哭聲遍野。到了沂河渡口，天彪辭了眾人下船。眾人直望到船不見影，方痛哭而回。日後紳耆等又在沂河口建一亭，名曰「望來亭」，盼望天彪再來。天彪於路上，方探知劉廣因高封害了他母親性命，怨毒難忍，方

報仇雪恨，並不搶劫倉庫，也甚歎息，不覺潸然淚下，便到青州馬陘鎮赴任去了。

卻說高封從都省回任，半路上迎著沂州推官的飛報文書，拆開見是劉廣、陳希真打破城池，全家被害，驚得跌下車來，五內皆裂，痛哭不止。那阮其祥的兒於阮招兒，隨在高封身邊，聽得他老子被擒，也撒嬌撒癡，要高太守報仇，哭個不了。高封兼程趨路奔回沂州，那推官同孔目孔厚、萬夫雄，及一應屬下官吏，齊來迎接。高封到了府衙，但見一片瓦礫，地上供養著無數棺材。高封哭得死去還魂，便擇日治喪殯葬。也不等都省文檄轉來；便權在城隍廟坐落，點齊本部官兵，只留一千守城，其餘都令出戰。令萬夫雄為前部先鋒，趙龍、錢飛虎、孫麟、李鳳鳴四提轄為左右輔弼，用孔目孔厚為行軍參謀。起兵五千，征剿猿臂寨。並移文景陽鎮總管魏虎臣，一齊興兵。魏虎臣得了那角移文，好似囚犯見了提牢虎頭牌，心裡□五個吊桶打水，七上八落。怎敢不依，只得勉強提兵出神峰山，安營下寨，探望動靜。

卻說孔厚自沂州遭劫之後，在外辦公彈壓，並不回家。那日領了知府鈞旨，著他為參謀，當晚回家整頓行裝。只見孔厚的娘子出來道：「官人出去後第三日，有一個人，不知是誰，敲門進來，攢了一包物事在地，回頭便走，更沒言語。奴盼你不回來，不好開看，約莫是金銀之類。」孔厚取來，打開看時，見是一錠赤金，重一百兩，攔腰剪斷；又有一把青草，更無別物。孔厚會意道：「這明明是劉廣、陳希真勸我也去落草，同心斷金之意。雖是他們愛我，此事我如何做得！」便吩咐娘子道：「你把這金子收好了，不要用他。我此番隨高太守出師，生死未卜，你與我看著孩兒。」娘子吃驚道：「丈夫何出此言？」孔厚道：「賢妻不知，太守雖用我為參謀，那陳希真乃智勇之士，我萬不及他。他手下的頭領都了得，高封又不得軍心，戰必不利。我回來是人，不回來便是鬼也，你撒開我。」娘子聽了，啼哭不已。孔厚當晚收拾了行裝，次早便隨高封出師。

高封提了五千人馬，帶了隨身法寶、三百神兵，殺奔猿臂寨來。將近蘆川，前軍探馬來報說：「賊兵將船筏盡拘到北岸，靠燉煌紮三個營寨。我兵水路船少，難以濟渡。請令定奪。」高封傳令去各村莊捉拿船隻添足，渡過去。孔厚諫道：「陳希真那廝頗曉兵法，他不守蘆川，反退保燉煌，必然有謀。兵法云：絕水必遠水。我兵先渡，池萬一半渡攻我，怎好？」高封道：「他把船隻都拘到北岸，明是懼怯。賊眾不滿四千，我兵半萬有餘，況且下官道法立通，怕他怎地！若不渡過河與他決戰，守到幾時去？」孔厚再三苦勸，高封不從。孔厚道：「太尊不依小吏之言，戰必不利。」高封大怒道：「你焉敢阻我銳氣？我曉得了，你與劉廣最好，今日從中替他掣肘。我不念你前日擒白勝之功，立斬你的首級，號令軍前！」遂取過簿冊，把孔厚的職名一筆勾銷，喝令：「逐出營去！從此斥革，不准復充。」孔厚出營歎道：「忠言逆耳，替這等愚夫決策，原是我錯。」遂回沂州，帶了妻小回曲阜縣去了。

高封逐去孔厚，便叫萬夫雄領五百兵先渡北岸安營，「我提大兵隨後進發。」當夜高封在蘆川南岸下寨。高封在中軍帳內，只是悲傷老小，那裡睡得穩。那阮招兒只把雲情雨意撩撥他，高封就與他淫戲戲悶。刁門方傳四鼓，忽聽得北岸喊殺連天，忙出帳看時，只見火光蒸天價紅。高封大驚，又不見探馬報來，便點齊兵馬殺奔蘆川。天已黎明，猿臂寨兵馬都已退去。有幾個識水的敗殘軍士，赴水逃了性命回來，報道：「苦也，四鼓時分，賊兵分三路來劫營。中一路是一員女將為頭，萬夫雄與他交鋒，只一合，吃他刺殺了。左右兩路是兩個少年，也了得。我兵都沉沒了，帳房、器具、河裡的船隻，都被奪了去。那廝得了勝，仍回燉煌寨裡去了。」左右對高封道：「那女將就是陳希真的女兒陳麗卿。」高封大怒，傳令斬伐木植，就蘆川上搭起五座浮橋，提兵渡過北岸下寨。高封對左右道：「好笑麼，孔厚那廝只管說渡不得，防他半渡中邀去我們。我如今已過來了，那廝可敢來？且掘好了濠塹，排密鹿角，我明日便直搗那廝巢穴。」當夜無話。

卻說麗卿斬了萬夫雄，將首級送去希真處報捷。希真聞天彪起兵，正預備小心迎敵，續後探得天彪被調到青州去，止有高封自來，又接麗卿捷音，大喜，便請荀桓、范成龍守寨。劉廣、劉麟雖已病好，希真卻不肯叫他們出戰。這裡帶領劉慧娘、荀英，提兵一千下山。且說麗卿報捷希真，還未得回信，忽報高封親領兵來搦戰。麗卿便要迎敵，真祥麟道：「既是高封親來，且待主帥親來定奪。」麗卿道：「此等小輩，何足道哉！待奴家一鼓擒了他。省得爹爹費力。」便傳令出營迎戰。祥麟勸不住，私對劉麟道：「姑娘雖然勇猛，只是輕敵者多敗。我同你去接應他要緊。」劉麟道：「將軍說得有理。」便一齊領兵都出。

卻說高封怒氣填胸，惡狠狠地帶領兵馬搦戰，殺過一派柏樹林，望見一片平原，排成陣勢。只見猿臂寨兵馬蜂擁而來，當頭一陣紅旗，捧出一員女將，騎著囊騾馬，全裝披掛。近身數□騎，俱是女兵。原來麗卿自到猿臂寨，便挑選頭目嘍囉中的妻小婦女，不論美丑，但是有氣力武藝的，拔做親兵，親自教他們武藝，輪班扈從，教尉遲大娘統領，號為「紅旗女兒郎」。年紀都是二□上四□下。當日出迎高封。高封左右道：「這正是陳麗卿。」高封大罵道：「你父女二人犯了彌天大罪，本府前來征討，你焉敢抗拒！」麗卿大怒，挺槍驅馬，直奔高封，趙龍、錢飛虎、孫麟、李鳳鳴一齊迎戰。麗卿展開那條槍，好一似雲飛電掣，四將抵敵不住，都敗下陣來。

高封見了，掣出背上那口寶劍，敲動聚獸牌，唸唸有詞。麗卿已趕到面前，高封撥回馬便走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麗卿正引兵追過去，只聽得豁??一聲響亮，面前湧起一座惡山，擋住去路，不見一個敵兵。麗卿與女兵們都吃了一驚，看那山卻又不像個真山，那峰巒??也似的湧起，上面都是黑毛，氍氍的會動。後隊都叫起苦來，原來霎時間，四面八方都湧出山來，團團圍住，更沒條出路。麗卿大驚道：「這是恁地原故？」尉遲大娘叫苦道：「這是妖法，人力如何敵得！」麗卿聽是妖法，忙叫道：「你等不要慌！我常聽得爹爹說，凡遇妖法，皆是虛妄。休要怕他，只顧隨我殺上去！」正待殺上，忽又一聲響亮。這聲響亮非同小可，真個是地裂山崩，只見對面那座山豁地分做兩半邊，中間無數夜叉鬼怪，羅剎猛獸，隨著狂風惡霧，蜂隊價擁出。為頭一個魔王，身長二三丈，眼如明燈，手持鋼叉，直搶過來。那女兵並一切頭目兵將等，心膽都裂，魂飛魄散。麗卿大怒，道：「什麼邪魔，敢來犯我！」拈弓搭箭，對那魔王咽喉射去。弓弦響亮，那魔王中箭，往後便倒。那些鬼怪猛獸看見，回頭便走。麗卿驅兵掩殺，只見風霧俱散，那四面高山仍現出平地。看見那高封領著兵馬，屯在那邊柏樹林內土岡上，鬼怪猛獸都化作旋風不見了。你道這是何故？只因麗卿原是雷部中正神降凡，第六回中不是交代過？因他在天上時，本有飛罡斬祟的分權，雖經轉劫，靈光不昧，那些邪魔外道怎敢近他，自然害怕，都紛紛逃避。

當時高封在岡上，見麗卿破了他的法，便另使個作用，拘那天丁力士殺下。那天丁力士見了麗卿，卻都不敢下來，只在半空中嘶張。麗卿在下面往來衝突，望見高封，便引兵殺入柏樹林，來搶土岡。高封見了大怒，便把劍來刺破左臂，吸一口熱血，仰天噴去，這個作用，名喚「混海天羅」。真不比尋常，只見半空中結成遮天大的一團黑氣，分明是一座泰山，軟哈哈當頭壓下。可憐麗卿縱然英雄，難逃此厄。那團黑氣把麗卿並一彪軍馬，都裹在裡面。那時真祥麟、劉麟的接應兵都到，望見那黑氣比燻煙還濃，腥臭難聞，人人嘔惡，不能殺入去相救，只在外圍叫得苦。

那麗卿在黑氣裡如同昏夜，伸手不見五指，但聽得四下裡鬼哭神號，那一股血腥臭比爛屍還利害，夾鼻子衝來，那裡受得耐住。急得三屍神炸，七竅生煙，衝突不得，把梨花槍亂掃亂劃。磕頭碰腦，又都是些樹木，不能動步，頭盔早已落地，萬縷青絲披散，繞住了槍桿。當時麗卿也不望有性命，忽然打了個寒噤，覺得丹田內一道熱氣，衝上頭頂，一派紅火光雲也似從凶門裡湧出來，衝得那黑氣四散紛飛。麗卿掙不定主意，伏在雕鞍上昏迷了去。

尉遲大娘同眾女兵嘍囉，忽閉眼看得見人物，尋那麗卿時，只見他伏在鞍上，忙去叫了幾聲。麗卿心裡卻理會得，運過氣來定定神看時，身子在柏樹林內，兵馬都聚在一處。那黑氣化成濃霧，蒸籠也似的把他們罩住。那些妖兵鬼卒，在虛空中往來奔馳，卻都不敢攏來。麗卿道：「這廝妖法好利害，我今番吃了虧也。且收兵回營。」尉遲大娘道：「四面黑霧圍住，東南西北也沒處辨，又沒個羅經，曉得那方是歸路。」麗卿看見林子那邊一株枯樹，忽地心靈機巧，便去那枯樹上週圍摸了一轉，指著一方道：「這邊是正北方的歸路，只顧衝殺出去！」尉遲大娘道：「姑娘怎地曉得？」麗卿道：「我們交兵時，太陽不過辰刻。這枯樹一面熱，一面冷，那曬熱的一面必是東方。」眾人聞言大喜，便一齊奮勇往正北衝殺。只聽得喊聲大起，金鼓振天，高封早已引兵追來。麗卿不敢戀戰，引敗兵奔走，又只見迎面飛起萬道金光，震天震地價霹靂響亮，一隊兵馬殺來。麗卿大驚，看那為首一人，身騎白馬，

穿一領皂衣，披髮仗劍，左手執著那面乾元寶鏡，認得是他父親陳希真。麗卿大喜，大叫：「爹爹快來救我！」希真把丹田內的罡氣都運在乾元鏡上，那鏡面放出餘光萬道，射入黑霧，只見半空中紙人紙獸紛紛的落下來。霎時間，把那些黑氣掃得絲毫不見，但見滿天都是祥雲瑞氣。希真見了麗卿，大驚道：「你快回營去，廝殺不得了。」麗卿引兵回營去了。恰好高封已到。

原來高封見混海天羅還迷不倒麗卿，心中大怒，帶了拘魄金繩，領著神兵來捉麗卿。追到分際，見法被破了，大吃一驚，正撞著希真。希真已收了法寶，挽起頭髮，挺丈八蛇矛來戰高封。高封祭起那拘魄金繩要捉希真，希真見了大喜。說時遲那時快，希真右手持矛，忙將左手結個真武訣，向那金繩一指，那拘魄金繩倒飛了回去，把高封捆下馬來。苟英驟馬去捉，卻吃趙龍救了去。希真麾兵掩殺高封的兵馬，真祥麟、劉麟也一齊殺來，大敗高封。那錢飛虎被苟英一刀斬於馬下。高封敗回營去。

希真也不追趕，收兵回營，依舊換了裝束，升帳查點麗卿領去的兵馬，三停折了一停。希真道：「喚麗卿過未。」麗卿上帳。俯伏請罪。希真道：「你這丫頭一味鹵莽。我聽得高封親來，忙傳令叫你且慢出戰，已阻擋不迭。如今不是我到，險送了性命。」便對眾將道：「前日小女參授先鋒時，我原曾說過，若失機敗事，定按軍法。今日非我護短，委是高封妖法利害，人力不能抵敵，小女這場敗北，情有可原，可否從寬饒恕？」眾將齊聲道：「主帥怎這般克己？小姐天性忠孝，上陣交鋒，不顧生死，便是真個失機，也要從寬將功折罪。況且高封妖法利害，誰不見來，卻怎怪得小姐！主帥若將小姐治罪，眾人心都不安。」希真對麗卿道：「既是眾位將軍前都請命過了，恕你無罪。」麗卿謝了起來，又謝了眾將。眾將見希真軍法嚴明，無不欽佩。

希真方對麗卿道：「我兒，你怎好也？你可曉得，你的陽壽只有七日了。」麗卿與眾將都大驚道：「此話怎說？」希真道：「你今日遇著的那妖法，名喚混海天羅。雖是妖法，卻是採取天象鬼宿中的積屍氣凝煉而成，得人血接引，立能感召，生靈吃他裹住，只消六個時辰，魂魄散盡，屍骸為泥，我所以趕緊來救。如今為時不久，我著眾人都不要地。你為何已是真神離了舍？你可覺得自己身上有甚景象，快對我說。」麗卿道：「孩兒被那黑氣罩住，眼不見物，腥臭難聞，施展不得手腳。正在著急，忽然發了一陣寒慄，覺得丹田下一股熱氣衝上來，凶門裡冒出紅光，孩兒便似酒醉一般昏暈了去。尉遲大娘相叫，方醒轉來。看那黑氣已是散開，便往北衝殺，卻得爹爹來救。此刻只覺得頭顱劈開傷痛，身子燒得狠，精神恍惚，好似在雲霧裡一般。」希真叫道：「苦也，這是你的根器厚，所以得這先天真乙元神飛出來，與那妖氣對敵。妖氣戰退了，飛出的神光不能歸舍，七日之後，性命決不能保，又無藥醫得，這卻怎好也？」眾將聽了，都大驚失色。麗卿流淚道：「孩兒死不打緊，撇得爹爹怎好？」慧娘哭道：「卿姐三長兩短，奴也不能久存了，姨夫可有方法救得？」

希真道：「你等休亂，且取我這乾元鏡與他照看。如鏡裡沒影子，還不妨事；若是有影，連我也沒法。」眾人問其原故，希真道：「我這寶鏡，乃先天虛靈之體，不落後天氣質，所以不論仙佛神聖，並一切鬼怪精靈，凡是無形之物，都能照見；一切有形質血氣之類，照去反沒影子。若人照見了影子，便是形質將壞，去鬼類不遠也。」說罷，便教眾人與麗卿照看。眾人照時，只見那鏡子內，空空洞洞，不存一物，果然都沒有影子。又照麗卿時，大家都叫起苦來，單單只有麗卿有個影子在內。希真也忍不住流下淚來，便把麗卿抱入懷內，取那鏡子與他廝並著臉兒再照。希真叫聲：「慚愧！還有救星。」眾人都歡喜，忙問：「怎的救法？」希真道：「雖然有影，卻四肢五官都模糊不清，真元尚未傷盡。事不宜遲了，卿兒快同我回山寨，我自作用救你。只是此地軍事怎撇得？」慧娘道：「姨夫放心，只顧帶了卿姐去。高封無謀之輩，甥女不才，略施小計，捉這廝到手，盡足有餘。只是高封妖法卻不能敵他。」希真道：「不妨，這廝練習的不過是三山九候之術，只有那混海天羅最利害，已吃我破了，其餘俱不打緊。我留一法物與你足以破他。」便喚軍士們尋一隻黑犬來殺了，將血盛入器皿內。希真把來禁咒了，又將些符?燒入，取羽箭三百六□枝，將犬血塗蘸了箭鏃；又於弓弩手中挑選三□六人，都要命中帶六甲的，每人領了□枝箭去。吩咐慧娘道：「如那廝用妖法。便教這三□六人將這法箭射過去，任他是什麼外道，都化烏有。」慧娘大喜。

希真便將兵權交與慧娘，帶了麗卿回寨。劉廣、苟桓等聞知都大驚，忙叫劉麒來迎。希真見了劉麒，歡喜道：「賢甥恭喜好了！」劉麒道：「甥兒好的，卿妹妹怎麼說起？」希真道：「且到寨中再說。」到得寨內，劉廣等忙來動問。希真將前因說了，大家看麗卿時，臉如蠟裏，精神困頓，倒在椅子上。劉廣大哭道：「為與我報仇，累賢甥女遭此大難，人非草木，怎不傷心。」希真道：「姨丈且勿悲傷，速叫人備一間淨室，四壁要不漏些屑亮光，只於頂上開一圓孔，大如雞子，透入天光。再要蒲團一個，大銅鏡八面，牀鋪一所。其餘俱不用。」劉廣遵命，頃刻備完。

希真領麗卿進了暗室，叫他將頭髮兩路分開，挽了一雙丫髻，盤膝坐在蒲團上，將凶門對了圓光，瞑目端坐，虛靜凝神，又教他內觀秘法。倘身體困倦，上牀睡不妨，但醒了便坐，倦了便睡，全憑自然，晝夜不息。飲食用老婦人按時饋送。將那八面大鏡，按八卦方位，圍著蒲團，安放房內。周圍□二雷門，都書了符?，布了罡氣。又吩咐道：「你須要耐心靜守，坐過七七四□九日，自然無事。這七日內最要緊，我日日在此照看你。寅、午、戌三時，我來步罡三遍，替你收攝。倘那圓孔中有火光飛入，或現五色雲霞，便是你元神歸也。只顧內觀，休去看他，他自能尋竅返舍。你若看他，驚動了他，便又飛去也！切記，切記！這景象不止一次，見一次元神便復得一分，守到不見，他便全歸也。再將這乾元鏡放在身邊，自己照看，倘影子漸漸淡了，以至不見，那時性命全到手了。亦不可多照。」麗卿句句都聽了。希真方出來，又誦真言，喚下多名黃巾力士，在虛空中輪班保護，防那外道天魔侵擾。

希真都安頓了，對苟桓、劉廣道：「慧娘與高封廝殺，再得那位去助他？」劉廣道：「我去活捉高封。」希真道：「你箭瘡才好，休要激衝他。」劉麒道：「甥兒已將息好了，身體無事，願代爹爹去。」苟桓道：「小將願同劉大公子去。」希真大喜道：「二位去極好。麒甥身體乍愈，須要保重。」二人便領了五百人馬，連夜下山去了。這裡不說希真早晚照應麗卿，與劉廣、范成龍看守山寨，但不知劉慧娘怎生勝得高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